



高爾基選集

夏天

雪 峯 譯 上 雜 出 版 社

0321
0014j₆

高爾基選集

夏天

雪峯譯

一九四六年四月第一版

上海印 23 501—28 500

一九五三年十月第十版（重2）

（本版印數 5 000冊）

夏 天

·高爾基選集·

著 者 高 爾 基

譯 者 雲 峯

出版者 上 雜 出 版 社

上海 鄂波路656號

印刷者 中 和 印 刷 廠

編號. 414 權. 89 130 頁 1圖 32開

·版權所有·



夏 天

我向窗外看看，——那在山脚排列着的樹林，正在騷騷地波動着。粗野的風在搖動着斑駁美麗的楓樹和白楊底尖梢，黃的、灰色的、紅的葉子便飛舞起來，落在河的綠色的水面上，並且在那裏寫出了五光十色的關於過去了的夏天的故事。——於是，我也想用這樣美麗的語言，這樣素樸地講一講我在這個夏天經過的事情。

我以一個朋友的介紹，到靜寂的森林地，托馬諾夫斯基縣的威索基·格堯斯德村去了。我拿了署名第三等商人耶戈爾·彼得羅維支·特拉菲摩夫的護照，裝得好像是一個避暑的旅客的樣子到那個地方去。我過去的歷史就是這樣住在莫斯科，開一小雜貨店，當着——在革命（指一九〇五年革命，下同——譯者）後——那強制徵收開始的時候，我於恐怖之餘便發

了狂，在病院裏臥了一年多，現在，我是爲了保養心身，想尋覓一種安靜的生活。我是一個單身漢，在世上無依無靠，精神上有異狀的。我的這歷史，在農民裏面却很適用——一個零落了的，並且有點傻氣的人，到底那一點引起了他們的興趣呢？

我租了一個窮老婆婆的一間小屋子，講定九個盧布住到聖母節爲止。我在村中散步了幾天，見了各種各色的東西，並且和村裏的警察也弄熟了。我請警察喝茶，請求他保護和照應，萬事都很順利，他答應保護我。

「住在這裏吧，耶戈爾·彼得羅維支，不要擔憂，只要是溫靜的人，我們總是歡迎的呵！」他說，一面用顫動着的手撫摸他那有痘斑的臉頰。他的話，也不很老實，老有保留和修正，因而時常將話打斷了。

「這地方，對於像你這樣人，是最適合的地方——在這裏沒有工廠和作場。只在離這兒約有十二俄里的地方有化學者們在製造柏油。——在那裏有三十個光景的工人，但他們大部分都是本地人，只有極少數是從外面來的，現在也沒有什麼不穩的行動。」

他是小而瘦的男子；少肉而骨頭突起的臉，兩頰上有深的天花的斑點，但在額上却沒有這

種斑跡。像疑問符號的他的眉毛，有如老鼠的耳朵一般敏感地顫動着，兩眼是小小的，混濁的，現着不安的神氣。

「住在這裏的人，大多是分離教派的。當然，這是指青年人而說；他們不是爲了神，也不是爲了惡魔，什麼時候都只爲了自己而生活。」他說，「我到這裏也並不久，是去年的秋天纔來的。以前我在薩伊未西亞服務，那裏有江灣，有許多輪船停泊着。在那地方，是一個非常辛苦的服務呵，尤其在冬天。我有時不得不開槍打人，然而人們呢，有時也要打我；我的馬也真是受罪，擺脫了關節。我有一個妻和三個小孩子，因而願意轉移到別的地方去做事。當然，現在這裏也並不是特別安心的地方，依然有種種的騷擾，但總之是比別的地方能夠略爲安心些。農民們還不自棄，還看重自己的生活；但工人們——你是生長在都市裏的，大約已經知道他們是怎樣的人吧——却實在很難處置。在工廠裏做工的他們，正如風一般，任何的縫隙也要鑽穿進去的——我們就是在監視着他們……」

爲村之當局者的他，却像一個蚊子一樣，但在他的腦袋裏，似乎給那不知是什麼的，不確定的思想弄昏了，並且還在那裏喧鬧無形地擾亂着這位克拉奧諾夫先生。

在現在，像這人這樣只想着過去的苦惱和未來的恐怖而生活着的，疲勞了的人，原是有許多的。

這個村子是小小的，住得很舒適的，雖是貧寒，也還整齊。村子是在丘上，被森林廣大地包圍着。活潑的，明亮的名叫伐加的小河，在這丘下成爲半圓形的在流動着。無論朝那一邊看，到處都隆起着大小的丘阜，在那上面正如毛氈一樣橫鋪着田；到處都排列着森林，遮斷了人們向遠眺望，只有北邊的一角是開露着，從那裏有那可以航行的科斯略河向着平原流出去。科斯略河是和伐加河合一，轉了一個陡灣，然後消失在森林的陰暗中了。

我來格瑟斯德村第二日，在村中散步的時候，我遇着我要尋找的人了。他也即刻就直覺到我是什麼人的。

我的這個新的熟人，是村長的兒子，叫耶戈爾·達綏庚，是結實的，圓石一般圓潤的男子，頭非常大。他的灰色的頰骨突出的臉，好像刻劃了石頭而造成的一樣，從那全體的樣子說來，他像耳勒來斯人。在顎和頰上，生了短短的，皺縮着的，稍帶黃色的鬍子。細小的眼睛是斜視的，輝耀地閃着光，好像驚訝地銳利地注視着周圍。

他當我在村外的磨坊旁邊站着的時候，纔走到我的近旁來，將一手插進自己的帽子裏，指頭弄着帶，一邊問道：

「這裏，你合意嗎？」

「是的。你是本地人。」

「我叫耶戈爾·達綏庚。」

「你就是耶戈爾·達綏庚，真好呵。有教我帶給你的一封信在這裏。」

「呵……」

他旋看了四周，接過了信，將牠讀了，於是小心地將牠撕成碎片，又將紙片團成小小的球，然後說道：

「一切都很好，我們等了你已有兩星期了。晚上我將到你那邊來——方便嗎？」

我們就這樣地成爲朋友了。

他，即刻中了我的意。他沉重地說話，敏感地聽，理解得很快，從不慌忙，而應當做的全都很快地做了。書是他讀得不大夠，但從讀過的書中，好像總將那有價值的部分喫取了來。正如小鼠子

喫着麵包的皮的軟的部分一樣。

晚上他如約來到我的小屋裏，坐着喝茶，用那完全像砂石似的栗色的眼睛熱心地望着我，說出了話來。

「我們一共四個人。我和阿弗捷伊·尼庚，及伐尼亞·瑪勒雪夫，還有一個，纔來不久，——他是你的房主婦的堂侄，阿歷舍伊·希比古綏夫，一個無產階級，以前是在城市裏一個工廠中做不熟練的工人，但後來累傷了，在這裏過着飢餓的日子——因為他不能做工，況且也沒有工作。」

他的聲音裏有着潤色，聽起來有如文章裏面的嘲笑的調子，彷彿是人們自己在嘲弄着自己。

「你問我們做些什麼嗎？就是這樣地聚集攏來，互相談論。假如的話，好呢——那就是……說出了一些有點智慧的新鮮的話來呢。在我們，差不多沒有書籍，所以所有的一些小冊子，是大家都能背誦的了。在我們裏面精神最好的是阿歷舍伊——他在忙着發展少年們，和他們談天，讀書給他們聽。但我們就是這種事情也還做不到。」

他降低了聲音，說得更快起來，更加注意地，用了黏住似的眼睛望着我。

「現在第一件工作，是知道土地分配法，有力量的法律是被想出來了；一遇到這法律，農村就會被打破得粉碎的。我們必須從這法律的研究開始，你的意見怎麼樣。」

「從這開始吧。」我回答。

「真好呵，將它詳詳細細地說給我們聽罷。我們再往下談罷。你自己對於這法律有怎樣的意見呢？」

於是我想，我現在就從這些說起，先將人類有打斷自己底一切鎖鏈的必要的事，對他加以證明吧。

「土地母親，」我說，「用自己底黑的手緊抱着人們，並且從人們這裏奪去了活生生的自由的心了，於是這世上只看見可憐相的奴隸了……」

他的顫顫的血管脹起來了，頰兒紅了，他指頭搭搭地敲着桌子，巨大的亂髮的頭，同意地向我點着。

「完全對呀！」他叫道，跳起來，兩手支在桌上，將頭斜傾到我這邊來。

「在我過去，」他說，「我不會聽到過這種思想。但是，同志，你底話是對的！我二十六歲了，有五個年頭我想將生在我心中的舊的雜草拔得精光，但失敗了。革命後已經過去三年了。我看到萬事都有重新想過的必要。要在這個舊的我們的地上，收集腐爛了的木材的破片來建築新的生活，是不可能的事。我不能巧妙地將我的思想說給你聽，只能極簡單地說——人類不可不從土地的羈絆裏解放出自己來。我就親見了這羈絆的力呵。我可以說點給你聽，就說那第一回國會前的一個期間的事吧。唉，那真是些骯髒的日子！人們因為貪婪，醜惡到了這一步，全都這樣的昏醉了，——什麼東西也看不見，什麼也不想弄明白，只是喊着：土地，土地！我在那時曾經說了話，却捱了打，雖然我自己現在也不清楚，我說了什麼，說的是什麼？我只看到一點——人民沒有把他們的力量用到那個方向去……力量呢，是有的，有的，但是兩隻腳陷在土地裏，直到膝蓋，並且——就是站起來的，也被趕散了，又被吸回到土裏去了。」

他用了一隻腳踏了一下地板，一邊拭着因興奮而流着汗的臉，用一個指頭指着地。

「直率地說，人們並不是住在地上，而是埋在地裏，埋到頭頂爲止的。如阿歷舍伊所說，農民們吞沒了法國大革命！關於法國大革命，我是什麼也不知道，也不會讀過，但是，我相信，我能明白

這個——農民是在吞着的！」

我一面看着他，一面很高興，心裏想：「真是可愛的人呵，彷彿看見新奇的珍貴的鳥兒一般使人愉快。這是一個在要緊的時候有用的人。」並且他的興奮，也中我的意，他的這興奮不是單單的美麗的微醉。這種微醉雖暫時會捉住了城市的知識階級的人們，但即刻要引起那種酸腐着靈魂的無意思的宿醉。這個興奮，是真正的生命之火。這個火靜靜地，永遠不消滅地，燃燒着人們的靈魂到牠的深底裏為止。

我們談到夜半，我很可惜地將他送出門外了。他也不願回家地回家了。我立在門旁，看他經過那像睡着了似地沉默着的站在地面上的暗黑的農民小屋前，用了堅實的脚步，從街中急急地走下去了。已被春天的太陽所溫暖的大地早已睡眠着在夢裏呼吸着稚草的甘美的芳香。這時候，我的心境，是說不出的愉快。因為我正感到我應該活動的地方和應該做的工作了。

在暗黑的天空，滿織着星星，別的東西都不大容易看得見，但倘若沒有星星，天空就要更暗澹了。

耶戈爾·達綏庚的朋友們，也一樣地都是有趣味的人。

阿弗捷伊·尼庚是一個好像描在古畫裏面的馭者一般的，強有力的青年，頭髮皺縮着，廣大的肩，身裁高大，有一雙青天色的眼睛。但他的臉上却漂着一層憂鬱的神情，在鼻梁的上面有一條和年齡不相稱的深刻的皺紋，他是一個沉默的人，即在開口的時候，也不知爲什麼總老是臉朝向旁邊簡單地說話。他二十三歲，母親只有他一個兒子，有二十二沙先（沙先，俄丈——譯者）的土地，但因為沒有馬，所以將土地出賣，自己到富農或大地主那裏去勞動。但他的母親却是一個酒鬼，倘若兒子不給她買伏特加酒的錢，那麼在晚上她就將兒子的工錢偷去喝完了；在兒子沒有工作的時候，她就跑到各處去做乞丐。兒子所以有了憂鬱的臉色，大約因為母親的這種情形吧。書他是貪婪地喜歡讀的，但他不大喜歡說對於讀了的書的感想或批評。他只是將書遞給我一面靜靜地衷心地說：

「好書！——否則便說：『非常好的書！』」

在這樣的瞬間，他的眼是在可愛的智慧的微笑裏輝動着了。

我也常常試問他，究竟爲什麼那樣好呢，但看來，他頗狼狽，不會舒暢地回答過。因此，我在時期到來以前，就中斷了這種質問了。

我們很快地組織起讀書會了，在集會的日子，他就偶然有所質問，那是什麼時候都差不多像下面的這類質問。

「基督教是說將窮人和富人結合起來了，但在社會主義，這是可能的嗎？」

「總之，不是說這種說頭在什麼時候都是從下層，從民衆而生出來的嗎？可是爲什麼工人們會比我們更快地接受這種道理呢？——這是想問一問的啊。」

我的回答，好像給他滿足了。阿弗捷伊顯然急於想將一切事情都弄成圓滿完成，並且堅固地將牠保存在心裏。他的這種態度，不很中我的意。但是和我同名的耶戈爾·達綏庚，却喜歡將任何問題都解剖得很詳細。恰如剝捲心菜一般，什麼時候都非剝到菜心不肯停止的。

伐尼亞·瑪勒雪夫是產生於舊的信分離教派的家庭裏的人，他的叔父是那地方有名的聖經道。他自己也學習了教會式的讀和寫，胡亂地讀破着以斯拉夫語印刷的教會的書籍，到現在也還讀聖書是比世俗的書籍好，常常翻讀着聖經的。

「這是民衆的書呵。所以聖經，大家都說，從理智上看來，乃是難理解的，又是危險的書。」他幽靜地有精神地證明書。「因此，啓示民衆的真理的豫言者們又出現了並且這回民衆的真理

是以更不同的形態，更銳利地磨出來的。但這個，依然是那民衆所想出來的奮的真理。」

他的容貌，是卑下的平常的，沒有可以在農村青年們中間顯出不同來的特點，是一副在任何一個青年那裏都可以看到的臉相。但只要注意地凝視一回，在他的灰色的眼中，定可認出優秀的鎮定的一種頑執來吧。而在他的身上，可以感到有一種不是孱弱的，鬆脆的，而是強有力的彈簧一般的意志。

我在當兵的時候，曾觀察過生有平靜的性情的這種人們。他們是，就在長官的面前，也忠實於自己的信念，這樣地說的：

「我認爲打仗是一種罪惡，——槍，我的手不拿！」

這樣一說，便被狠狠地毒打了。被用各種的恐怖來威嚇。要監禁在森嚴的禁閉室裏一個月，或一個月以上。也有押到瘋癲病院或監獄裏去的。又假如還不屈服，也沒有被打死，那就要充軍到什麼很遠的地方去。

阿留沙·希比古綏夫，是神經質的，細心的，感情和言語很尖利的，偏向然而砂礫一般堅固的男子，具有活生生的理智，無論什麼東西都想一下的擁抱住，但因爲急於想廣大地捕捉到許

多東西，却像舊的網一般的破了。於是，他感覺到自己的稚氣的無力，就用拳頭敲自己的頭額，或者鬱悶着，自己罵自己；接着便三天都埋着頭讀書，這樣一來，又將勇氣恢復了，得意起來，議論着，以爲一切事情都能理解，懂得一切事情的了。在這樣的時候，倘若對他澆以冷淡的言語，那他就非常的憤慨着，和你爭論起來；但接着又自己笑自己，去專心讀着書。以二十歲的年齡而論，他算是知道得夠多的了。但在他的腦袋中，好像新搬進去的住屋一樣，其中什麼家具都已搬入，裝得滿滿的了，但都還沒有放在應該放的地方。於是在這些東西之間走過的時候，就要撞着頭，或者打着腳了。

我們越來越快，並且越來越親密地互相共鳴着了。只有尼庚，却有點使我不放心。這是因爲他的想早日告了結束的性急的希望，並不曾在我的心中，和那深慮的性質或青天色的眼睛的深疑的光，相融合了的緣故。

我到這村子後不久，尼庚便以他自身去演小說裏的脚色了。他曾在聖誕節週，和富翁阿斯泰夫的小兒女納思提亞辨識，於是這女子懷了孕了。父親便拷問着女兒，究竟被誰騙誘的。那時尼庚不在這村子，但知道了事情的破露的時候，便立即放棄了工作到阿斯泰夫老人這裏